

晚清文学丛钞

阿

英

編

小說
二卷

上冊



阿

英編

晚清文學叢鈔

小說二卷

上冊

中華書局

阿英編

晚清文學叢鈔

小說二卷

下冊

中華書局

晚清文學叢鈔
小 說 二 卷
(全 二 冊)
阿 英 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7⁵/₁₆ 印張·378 千字
1980 年 5 月第 1 版 1982 年 9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數 43,001—77,900 冊
統一書號: 10018·284 定價: 1.65 元

敘例

一 本書收我佛山人吳趸人小說五種，即《糊塗世界》、《瞎騙奇聞》、《發財祕訣》、《近十年之怪現狀》和他的最後遺著《情變》。這些作品，現在都已不易訪求，有的還不曾印過單行本。

二 《糊塗世界》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同一類型的譴責小說，現據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上海世界繁華報館印六冊線裝本排印。《瞎騙奇聞》，據《繡像小說》第四十一至四十六期（一九〇四）本，是破除迷信之作。《發財祕訣》，在揭露買辦階級的無恥，載《月月小說》一卷第十一、十二及二卷一、二期（一九〇六——七）。《近十年之怪現狀》，又題《最近社會醒醒史》，有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時務報館印本，可說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續集。《情變》，據同年（一九一〇）上海《輿論時事報》剪報本，書祇寫到八回多，作者就去世了。

三 雖然祇收了這幾種，也並不包括吳趸人的主要作品，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痛史》，以至《恨海》、《劫餘灰》等在內，但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些作品不僅在某些方面、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晚清的政治、社會，並對當時的社會進行了譴責，同時也能很清晰的瞭解吳趸人從戊戌政變（一八九八）到辛亥革命前夜（一九一〇）期間的思想情況。他如何從愛國的、具有民族主義傾向，轉成虛無的厭世主義者，愈來愈走入玄虛，甚至走向極端的反動。如他在《上海遊蹤錄》（《月月小

說一卷六期至八期——一九〇七所表現的，是那樣露骨的詆毀當時的革命運動。這也就使我們易於意識到，何以《痛史》未能繼續寫完，而《情變》成爲他的絕筆。

四 本書還收了東亞病夫會樸的《孽海花》原刊本（一九〇五）第一回至第九回，即從小說的開場到洪文卿與傅彩雲的出國一段。特別是前五回，與後來改本，在基本精神上，是頗有出入的。所改削的，大部是當時最有影響，具有革命傾向的部分，很可能是屬於此書原作者金一的原稿部分。其他改動，在研究上關係不大，故未將原刊二十五回本全部重印。

目次

上冊

糊塗世界.....吳趸人

序

卷一 移孝作忠倫常大變 量材使器皇路飛騰

卷二 假孝子割股要名 醜新人回頭失媚

卷三 虐孤兒晚娘施毒手 招游妓俗吏寫閒情

卷四 呂祖閣半仙占禍福 廣和居市儉顯神通

卷五 暗挑逗歌曲寄相思 眞莽撞貪杯失巨款

卷六 裁壽衣惜端通內線 論相法順口託人情

賭騙奇聞.....吳趸人

第一回 負螟蛉中年得子 談理數信口開河

第二回 希梓獲權作信天翁 破巨賈急讓將軍箭

第三回 直橫逆偏作好機緣 迷信心養成破壞性

卷七 轟虛火施司務揚威 爲乾兒宋媒婆出力

卷八 虞子厚探親東昌府 郭丕基倒楣鎮江城

卷九 信鸞仙大府護飛蝗 全蟻命進官乘餓馬

卷十 老吏著書官場盡相 高明罵座奴子羞顏

卷十一 覆雨翻雲心思刻毒 偷天換日手段高強

卷十二 文章憎命誤煞功名 機械存心變生骨肉

第四回 演皇極盲人利口 慶初度同族生心

第五回 山窮水盡洪士仁猶作補牢心 喝雉呼盧趙

桂森初試牧豬戲

第六回 縱聚賭日趨下流 延合婚再申前說

第八回 一靈魂飛洪士仁逞兇自首 全家星散趙桂

第七回 高談命理王先生別具會心 漏洩春光趙員外

森被逐歸宗

一朝撒手

發財秘訣

第一回 關香港通商初發達 寶料泡窮漢得奇逢

第六回 五木無靈少爺賣豬仔 一條妙計財主仗洋人

第二回 察嗜好貨郎逐利 發儲藏夫婦秤金

第七回 洋奴得意別有原因 土老赴席許多笑話

第三回 開店鋪廣交亡命 充漢奸再發洋財

第八回 花雪畦領略狠心法 杭森娘演說發財人

第四回 區牧蕃初登寫字樓 陶慶雲引見鹹水妹

第九回 世態炎涼寸心生變幻 榮枯得失數語決機關

第五回 學洋話陶慶雲著書 犯鄉例花雪畦追月

第十回 舒雲旆歷舉得意人 知微子喝破發財訣

下冊

近十年之怪現狀

吳趼人 二〇

第一編

第一回 妙轉玄機故人念舊 喜出望外嗣子奔喪

第五回 奇舉動盛宴賀期喪 敘瑣屑綺筵呈醜態

第二回 五十金暫依招股處 二百元押去府右堂

第六回 一夕碰和真慷慨 兩番拒貸假貧窮

第三回 移花接木三條計 動魄驚魂一紙書

第七回 巧遮飾窮人裝闊綽 硬乾沒惡漢遇強梁

第四回 透消息託故避干連 乘危急巧辭圖撲奪

第八回 假復假金礦難查 措中措珠花不返

第九回 揭行藏有心行詐術 喬笑語當面撒奇謊

第十回 陡變幻人心叵測 善支離世事難爲

第二編

第十一回 伊通守改省到山東 陳雨堂深宵留滬北

第十二回 盤書局妙施巧術 寶字畫暫免釘門

第十三回 十二金賣去一員督撫 兩封書送來無限生

機

第十四回 未死人忽地開喪 妙彌縫從豐代稿

情變.....吳肝人 三六三

楔子

第一回 走江湖寇四爺賣武 羨科名秦二官讀書

第二回 寇阿男京華呈色相 秦紹祖杯酒議婚姻

第三回 思故鄉浩然有歸志 恣頑皮驀地破私情

第四回 寇四爺遷怒擬尋仇 秦二官渡江圖避禍

孽海花.....會 樸 四四

第一回 惡風潮陸沈奴隸國 眞薄倖轉劫離恨天

第二回 金榜誤人香魂墜地 杏林話舊茗客談天

第三回 陸孝廉訪豔安闔門 金殿撰歸裝留滬濱

第四回 領事館鋪張賽花會 青年黨喚起亡國魂

晚清文學叢鈔 小說二卷

大

第五回 奇士登壇民權導火

詞臣款客債主臨門

第八回 紅線現出新人錯認舊人 綠轎駛來小婦權充

第六回 名士儉香忘貴客

學臣狎妓棄微官

大婦

第七回 白馬素車星奔歸故里

紅牙檀板眉語識香魁

第九回 遺長途醫生試電術

憐香伴愛妾學洋文

糊塗世界

繭 叟（吳趸人）

序

「舉世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是以糊塗教人者；「不知許事，且食蛤蜊」，是以糊塗教己者。古之君子，唯恐人之不糊塗，與己之不糊塗，而發爲詩歌，見於談論，佩如絃韋，勒若箴銘，洵知幾之達人，保身之明哲哉！叔季以降，唐宋而還，本渾噩之遺，繼混沌之後，君於人者曰：「天下飢，食肉糜。」臣於人者曰：「不識字，更快活。」馴至今日，則更麻木達於臟腑，冥頑中其膏肓，可驚，可詫，可笑，可歎。守株待兔之舉，視若不二法門；覆蕉尋鹿之徒，尊爲無上妙品。行之既久，靡然從風。名山大川之間，赤縣神州之外，無遠勿屆，不期而然。上者爲朝，則所謂賢士大夫，皆專其心於飲食男女之中，肆其志於肥甘輕暖之內，舍此二者，一物不知。若後乘之載芻蕘，若當場之弄木偶。下者爲野，不爲鹿豕，卽爲豚魚。與談興廢，猶考鐘鼓以享爰居；與論治亂，猶取仁義以教禽獸。觀於其上如彼，觀於其下如此，謂之爲老大之國，野蠻之鄉，自是定評，實非過論。善哉！繭叟本之著書，其情事則相喻於微，其議論則能見其大。昔者大禹鑄鼎，遂窮九幽；溫嶠然犀，因燭百怪，對勘互較，殆出一轍。夫東坡說鬼，遂興無稽之談；干寶搜神，乃張異

端之錄。是書不落科臼，獨闢畦町，游神於非想、非非想之天，析理無名、無無名之境。雖貴洛陽之紙，已腐太玄之毫。讀者審之。丙午二月，茂苑惜秋生撰。

卷之一 移孝作忠倫常大變 量材使器皇路飛騰

話說湖南官場，同時有三位出色人員，都是撫台跟前頂紅的人。撫台姓黃，江西人。三個紅人，一喚任承仁，一喚俞洪寶，一喚李才雄，三個人都是候補知縣。任承仁新近從那裏交卸回來，撫台極賞識他，曾經保過送部引見。俞、李二位是一直跟着撫台，辦過幾年文案，李才雄現又兼當土藥局的差使。有天任承仁穿了衣帽來拜俞洪寶，却好李才雄也在那裏。任承仁進來，看見李才雄皺着眉頭坐在那裏，呆呆的樣子。任承仁心裏有點奇怪，也不便問他，先同俞洪寶談了幾句心，慢慢的說到家務。任承仁就提起，他有個過繼的娘，因為在家裏沒有人養活，大遠的奔了來找我，既然來了，安分守己的吃碗現成飯罷了。脾氣又不好，時常在家裏鬧脾氣。再照這樣鬧下去，我可有點受不了了，不是我讓他，就是他讓我。俞洪寶道：「這算什麼大事？他因為沒有兒子養活，所以纔承繼到你。你公館裏亦不少這一碗飯。你讓他些，過幾年死了，送他一口薄皮棺材就是了。你要現在一定攆他出去，他情急了，或是告你一狀，就算辨得清，倒要耽誤了你正經事，那可犯不着，你又何必同這個孤寡老太婆嘔甚麼氣呢？」任承仁想了一想，倒也不錯。他們說了一回話，看看這位李才

雄是坐立不安，不住的唉聲歎氣。任承仁熬不住了，便問俞洪寶道：「李老哥爲何這樣沒精打采的？」俞洪寶道：「你不知道，李老哥丁了憂了。但是他老哥的家道，你是曉得的，如果再把差使丟了，叫他怎樣過呢？他這個總辦土藥局的事雖然不好，在他也還將就敷衍，要再沒有這個差使，更不得了，所以在這裏難受。」任承仁道：「論理，這土藥局的事又不是地方官，就是丁憂的，連下去打什麼緊？」俞洪寶道：「却是沒有這個道理。」任承仁道：「什麼道理不道理？這叫做恩出自上罷哩！我倒有一個法子想。」俞洪寶、李才雄就異口同聲的問道：「請教大才，有甚麼法子？」任承仁道：「裏頭有位史巡捕，是撫台極紅的人，說的話是捷於影響的，可就是愛兩個錢。我們去走一趟，探探他的口氣，就託他去想法子去。如果有點意思，拚得送他幾百銀子，把這個差使留下。李老哥固然是無小補，就是我們，在省裏也多個地方走走，豈不甚妙？」俞洪寶道：「好，好。」任承仁道：「既你們也以爲好，他丁憂多日子了，亦不便耽擱，我們要趕緊纔好。」說完，就招呼李才雄在家裏等他，又拉着俞洪寶道：「我們去碰碰再說。」李才雄當時說了一句費心。當時俞洪寶同着任承仁，一直來到史巡捕房裏。史巡捕讓他們坐下，說了一回閒話，纔提起李才雄的事來；說到要想法子求連差的話。史巡捕此時嘴裏正含着一口茶，手裏捧着水烟袋，睜着一雙眼睛，呆呆的一回，纔把這口茶咽下去，騰出嘴來說道：「這個不容易。」任承仁道：「並不是弟等多事，實因爲李哥的家道太寒，要是就這樣擱三年，那直捷要他的命了！」史巡捕道：「他家道雖寒，省城裏比他家道寒的還多着哩！」任承仁又道：「李哥一向虧累，現在又出了喪事，用錢多，要有這個差事，還可以拉

攏拉攏，就是外面張羅也還容易。要就是這樣下來，直截便是一條死路。老哥熱腸古道，我們是一向欽佩的。他這樁事只要老哥高抬貴手，他就過去了。我也曉得你老哥是沒有不可憐他的，你說的語都是啞着人玩耍。不然，老哥一定不肯幫他的忙，可不就毀了他嗎？」一面說着，便走到史巡捕耳朵邊低低的說了幾句。史巡捕道：「不是這麼說，我們既是一向有交情，沒有不幫忙的。不過這件事，我還得找我裏頭一個朋友出一把力。但我同他有交情，我的朋友同他沒有交情，況且也不曉得他這個人。這個當中，兄弟固然是格外出力，老弟你是曉得的，明人不說暗話。況且他又是一個違例的事，那個肯輕輕的放過去呢？」任承仁道：「是了，是了，都包在我身上就是。」就把手指在史巡捕袖子裏一比道：「這個數目可好？」史巡捕笑了一笑道：「論起來也不算少，但我可是沒有權的，事情我去辦，碰他的運氣罷。這件事不是我不够朋友，但是這裏頭轉了一個彎子，就很不容易了。難道我還來想好處、賺扣頭不成？」任承仁、俞洪寶連忙陪笑道：「笑話！老哥太多疑了！」史巡捕道：「我去辦辦看。晚上叫任老弟來聽回信罷！」俞洪寶道：「我也同來。」史巡捕道：「玩不得！我這裏只有一個任老弟來慣了的，沒有人查問，要是別人夜裏來，風聲就鬧出去了。反正都是爲朋友，一樣的赤心。你千萬不必來，不但沒有好處，恐怕還要惹是非。」俞洪寶答應着，當時同了任承仁出來，一逕回寓告知李才雄。李才雄曉得是有點意思了，但也還不曉得史巡捕要多少錢的話。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任承仁來了，搖搖頭道：「好利害！好利害！」俞洪寶、李才雄忙問：「怎麼樣了？」任承仁道：「他是大張獅口，說你的差使一年有兩千多銀

子，他問你要一半。此外還要你在要緊的地方找個人對撫台說一下子，這算是掛掛簾子的事。」李才雄聽了，呆呆的一言不發。倒是俞洪寶道：「論起這個差使來，一連就是三年，化上一、二千銀子也沒有什麼不值得，但是李哥一時拿不出來奈何？」任承仁道：「李老哥去湊湊，看湊到多少。要是少些的時候，我們大家能幫一幫忙最好，等李哥慢慢的騰出來還罷。」俞洪寶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但是這個事已經兩天了，也該報出去了。」任承仁道：「不妨。李老哥趕緊找人去掛簾子去，要緊等把簾子掛好，再報出去不遲。」李才雄道：「撫台頭一個紅人就算是首府，我平常也很應酬他。但是他個嘴饞的人，要求他事，總要請他吃飯。我是已在衰絰之中，不便請客，如何是好？」任承仁道：「你不要拘泥，辦正經事要緊。你今天就發帖，明天晚上請他。我同俞哥做陪客，也好相幫你說幾句。你只管辦理，那個人來說你？」當時李才雄便寫了請帖，夾着手本，打發人送過去。又叫廚子備辦頂好的酒席，明晚請首府，只要菜辦得好，錢是不論多少。廚子聽見不計較錢的生意，自然歡喜，連忙就去備辦。任承仁又到李才雄家去，重新叫他把字畫掛起來，把素的依舊換掉。忙碌碌，收拾了一回。正在那裏點綴，送請單的却回來了，說是大人有病，請了三天假，明天不能來。叫把原帖帶回。李才雄聽了，把一團高興冰冷的了，歎口氣道：「我就如此倒楣！」任承仁道：「還有一個法子，你去寫好一封夾單，遞進去，他看見了亦就明白，等他上院去，沒有不替你設法的。況且你請他，他也曉得的了。」李才雄道：「也不曉得是什麼病？」回來的人道：「聽說招了涼，傷風咳嗽，並沒有什麼大病，過兩天就要消假的。」任承仁道：「事不宜遲，你依着我

做。老史那裏，先要把錢交過去；要是不能如數，六成是要先給的。下餘我去對他說，問我們兩人要就是了。等老哥把差使混下去，慢慢的去給他，難道老哥還會叫兄弟爲難麼？」李才雄道：「只要緩口氣，少却是萬不會少的。非但不會少，老大哥替我出了這一番力，再要叫老大哥爲難，那還算是人麼？但是首府這個夾單，還要老大哥費神斟酌一下。」任承仁道：「我是於文墨一道，大大的外行，你，你還是找老俞罷！」又說了一回閒話，任承仁便立起身來道：「老史的數目，我就去答應他分兩期，一期先付，一期事成之後兩個月再付。萬一他要利錢，爲數有限，也就答應他了。」李才雄道：「自然，自然，你看着辦罷。我心裏沒有主見，你怎麼說怎麼好。你這番迴護我的心，我難道還不曉得？你直截看着辦，不必同我商議了。總而言之，只要事情成功，我是無不恪遵台命的。」說着，作了一個揖道：「費心，費心！」任承仁曉得他不曾變卦的了，就裝出一番大義凜然的樣子來，說了幾句義可干雲的話，就出來上轎回家去了。李才雄去找俞洪寶，托他做一張夾單底子。俞洪寶照着他的口氣做好了，又添了幾句哀戚的話，交給李才雄。李才雄便去找人謄清了，送到首府裏去。却說這位首府是一位滿洲人，名叫伊昌，當日看了他這個夾單，暗道：「這個事却是有點不在理。既然說是裏面已說通了，要我做面子，我亦何樂不爲？但是這話不曉得靠得住靠不住？且待我見了撫台，見景生情罷。況且打去年起到如今，我也吃過他六、七十頓了，要一定回覆他，未免有點不好意思，但是要我十二分替他硬求，我也不幹，我犯不着爲着他去碰釘子。」主意打定，次日起來銷假上院。李才雄先就打發人在首府衙門口打聽，聽見傳伺候了，便用一個素手本，叫跟班到

各衙門掛號，稟知丁憂的話。恰恰伊大人上院，撫台就同他講起這土藥局收數甚好的話。伊大人便接口道：「李令辦事向來是最可靠的，不過是他運氣大壞。」撫台便問：「他運氣怎樣壞法？」伊大人道：「聽說他丁了憂了。但這個事辦到現在這樣地步，也不容易，總要有個精明強幹的人去接手纔好。但是這些候補的人員，卑府是曉得的，除掉現居要差的，便也沒有什麼有大才具的了。況且在省候補賦閒的日子多，終是前缺後空，要他顧得住公事便不容易了。所以古人說的，凡要辦大事的，總要量才使器，不可驟易新手，爲的是恐怕前功盡棄。」撫台道：「他是丁了憂要回籍守制的人。」伊大人道：「這個恩出自上，卑府不敢妄參末議，只要大人吩咐就是了。況且卑府聽說，李令光景也不大寬裕，自從丁了憂之後，屢次尋死。昨天還有李令的同鄉幾個人，求卑府轉求大人的恩典，能够叫他連下去，真是公私兩美。卑府是已經拒絕了他們，但恐怕馬上更動，李令真要尋了死，同寅面上很不好看。『狗急跳牆，人急懸梁』，這也不能一定保得住的。」撫台搖頭道：「丁憂的連差，這是從來沒有的事。」伊大人道：「好在土藥局不比現任地方官，況且別省也是有過的了。只要大人肯給恩典，這也沒有例與不例的。」撫台道：「我恐怕別的候補人員不服。」伊大人道：「量材使器，他們怎敢不服？」撫台沉吟了一回道：「我們就這麼辦。現在暫且不用更換，等我選到了人再改委罷。」伊大人道：「這正是大人天高地厚的恩典了。」這個時候，撫台同伊大人心上都是明白的，不過借着這個題目鬼畫符而已。伊大人下來，叫人去招呼了李才雄，李才雄感激得很。當晚算是在寓裏成服，也就不回去奔喪。過了七天，就依舊的請客宴會，不過換了件把洋緞的衣裳。任承